



刘玉栋 著

我的名字叫丫头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我的名字叫丫头

刘玉栋 著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名字叫丫头 / 刘玉栋著. — 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28-9207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9474号

我的名字叫丫头

小荷工作坊

刘玉栋 著

主 管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(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: 250001)

电 话: (0531) 82092664 传真: (0531) 82092625

网 址: sjs.com.cn

发行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印 刷: 济南继东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: 880mm×1330mm 32开本

印 张: 7.125印张

字 数: 105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328-9207-5

定 价: 20.00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印厂电话: 0531-87160055

目 录



第一章·奶奶是个好医生/1

第二章·神秘的放蜂人/15

第三章·一只叫四眼的狗/30

第四章·手攥传单的下午/45

第五章·出乎意料的结果/57

第六章·瘸子父亲和滚蹄子马/78

第七章·看不到的相片/100

第八章·父亲变成黑鲤鱼/110

第九章·笑不出来的喜剧/118

第十章·姐姐的大箱子/140

第十一章·爷爷的秘密/150

第十二章·看不见的桥/161

第十三章·都是因为我们穷/178

第十四章·远亲不如近邻/196

第十五章·暴风雪之夜/208

第十六章·丫头/218



第一章

奶奶是个好医生



我是个男孩子，可我的名字叫丫头。真是烦透了，为此，我不知道跟家里人闹过多少次别扭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名字一旦叫开了，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怎么能收得回来呢？

我们家住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。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。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、姐姐弟弟，还有我，这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。村子里还住着好多邻居，还有我的一些小伙伴。小时候，我体弱多病，给全家人添了许多麻烦。我最初的记忆也是从生病开始的。

那一年，我背着书包来到学校里，成为一名小学生。老师、同学、课桌、黑板、粉笔，当然，还有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字，眼前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新鲜。可是，我刚上了不到两个月的学就生病了，在整个冬天里，我只好休学



在家。

我无所事事，只能卧在炕上，腿上搭着棉被，透过窗玻璃，看奶奶站在凳子上，踮着脚，一只手拽着光秃秃的枣树枝子，另一只手不停地掰着树枝上的棘针。奶奶穿着一件肥大的黑棉袄和一条厚嘟嘟的黑棉裤，笨笨地晃动着，活像一头正在够东西吃的大狗熊。我知道，奶奶正在给我准备偏方呢。奶奶说，偏方可是治大病。外面天阴得厉害，北风夹杂着零星的雪花，不时地打起旋儿，旋起院子中一些乱草和木屑。天空灰蒙蒙的，像一口大铁锅压住了整个院子。我和奶奶就像两只偷东西吃的大老鼠，被铁锅扣在了下面。

我看到奶奶松开手里的树枝，树枝上下跳跃，一团团雪花腾空飘起来，又慢慢落下去。奶奶蹲在凳子上，先是慢慢地让一条腿着地，没想到这时候，凳子却晃了一下，奶奶的头和身子便朝前跌过去。奶奶像皮球似的打了个滚儿，又站起来。奶奶的头发顿时变成了老鸹窝，又乱又脏。奶奶拍打着身上的雪花和土，嘴里嘟哝着什么。我躲在窗户后面，禁不住咯咯地笑起来，可是没笑几声，便猛地来了一通咳嗽。我捂着胸口，伸着脖子，嘴巴张成喇叭形，干呕



两声，不停地喘粗气，觉得心就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了。

“没事吧，丫头？”

我听到奶奶从外面喊了两声。我没有回答。我讨厌她喊我丫头。

我抬起头，看到奶奶正端着药锅向屋子这边走来。雪花碰到奶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，便倏地消失了。奶奶突然停住脚，站在院子里愣了片刻，接着弯下腰去，盯着落了一层雪花的地上，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贝疙瘩。奶奶伸出手，从地上捡起一块东西，奶奶把它放到嘴巴上，使劲儿吹两下。我发现，奶奶举着的，像是一块干透了的鸡粪。更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奶奶把它扔进了药锅里。奶奶直起腰，拢了拢灰白的头发，走进屋来。

这时候，我的心跳得更快了。奶奶是不是要给我煮鸡粪吃？我知道，奶奶的偏方里有干草、棘针、碱土，还有麻雀血什么的，可我不知道那黑乎乎的药汤里还有鸡粪。我的肚子里猛地翻动了几下，像有人在拽肠子，又像是一条长虫在肚子里钻来钻去。我急忙闭上嘴，我害怕嘴里会真的钻出一条长虫来。不一会儿，我的脸便涨得通红，两只眼睛也变得亮晶晶。我听到煤炉上的药锅里发出咕嘟咕嘟

的声音，果真，我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鸡粪味儿。

我哭了。先是抽搭着抹眼泪，接着便呜呜地哭出声。我想到了得病的那一天。那时候天刚冷，我站在教室窗前，盯着外面光秃秃的树枝和操场上窜来窜去的同学。猛地，就觉得有人在后面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是哪个同学跟我闹着玩儿呢？我想喊，可根本喊不出任何声音，那双有力的“手”把我推到墙角，劲头越来越大。我吭哧吭哧喘着粗气，汗水像箭头似的从额头上钻出来，沿着眉骨淌进嘴里……后来，我努力睁了睁眼，看到几个同学正瞅着我笑，接着，我便什么都知道了……

再后来，我便天天喝奶奶熬的药汤，那药汤的味道也不是天天一样，有时候酸得倒牙，有时候苦得浑身哆嗦。但它们的颜色却不曾变过，那就是黑。

我一想到奶奶正在熬着的药汤，泪水便再次像雨似的哗哗淌下来。

“婶子。”这时候，一个声音从院子里传来。

我抻起袄袖子，抹了抹眼泪，透过窗户，看到庆祝叔揣着手，缩着脖子，披着一件油渍麻花的绿大衣，正站在枣树下面朝屋里瞅。他头发乱蓬蓬的，像一团钢丝，打着



卷儿向上伸，就像一个大大的马蜂窝。他比我父亲小，可皱纹已经深深地刻在脸上，那里面嵌着一条条粗粗的泥巴，像铅笔芯一样黑，如同让万能胶粘住了似的，成年不掉。他那一对大眼也非常特别，眼白多，眼珠少，一瞪，像庙里的罗汉。要是以往，我肯定要往炕头里钻了——我怕庆祝叔。平时，庆祝叔见了我，白眼珠一转悠，便伸出蒲扇似的大手，一把把我揽进怀里，给我脱裤子看“瓜”。可是今天，庆祝叔耷拉着眼皮，两眼无神，他肯定有什么事要找奶奶。

“婶子。”庆祝叔伸了伸脖子，又喊了一声。

“叫魂啊，还不进来。”奶奶没好气地说。

庆祝叔推开屋门，一团冷气也随机旋进来，就连躲在里屋的我也能感觉到。庆祝叔顺手又把门关上了。屋子里黑黢黢的，庆祝叔拍拍肩头上的雪，又跺了跺脚，他看到奶奶守着炉子，坐在板凳上，便像只猫似的，蹲在了灶台下面。接着，他又从兜里抠出一支烟卷，叼在嘴上，往前挪两步，歪着脑袋，努着嘴巴子，把烟卷伸进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药锅下面的炉膛里。那边的烟头便红了，一缕烟雾从他嘴里飘出来。

“也不怕烫烂嘴。”奶奶说着，使劲儿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下。

庆祝叔一缩脖子，嘿嘿笑了两声，但接着，他又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“什么事能把你愁得唉声叹气？”奶奶觉得纳闷。

“婶子，”庆祝叔苦巴着脸，咂着嘴说，“孩儿他娘，她，又要生了。”

“生好啊，”奶奶说，“生孩子是喜事，你还哭丧着个脸。”

“夜里这觉，婶子，你，你又睡不成了。”庆祝叔结结巴巴，显得很不好意思。

“嗨，她都像糖葫芦似的生一串了，还能用多长时间。再说了，你婶子我接生的孩子成百上千，还在乎你这一个。”

待在内屋的我，听出了奶奶满口的兴奋。奶奶是村里的土医生、接生婆，听到谁家有孩子快要生了，她便兴奋得睡不着觉。还不是为了赚两包点心吃，我想。庆祝叔可真有意思，接生是奶奶巴不得做的事情，他还结结巴巴地说不出口。我觉得庆祝叔快要笨死了。



“是第四个吧？”奶奶问。

庆祝叔吐一口烟，使劲儿点了点头。“哟，”奶奶说，“庆祝，我老婆子没记错的话，你家是三个丫头呀。”

庆祝叔的脑袋顿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，脖子一弯，便栽进棉袄领子里，好长时间都没有竖起来。药锅里还在咕噜咕噜地响着，奶奶掀开锅盖，伸进筷子去搅了搅，那股鸡屎味儿更浓了。

庆祝叔再抬起头来时，有一串眼泪像线锤似的迅速地垂下来，在不长的胡子上挂了一下，他叹口气，说：“婶子，我这心里，七上八下的，这两天，我饭都没吃一口，你说，要再是一个丫头，我……我……”说着，高庆祝竟然呜呜地哭起来。

我坐在里屋的炕上，气都不敢喘，又凶又猛的庆祝叔竟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地哭，这是我没有料到的。我觉得外面的天更黑了。

“没出息样儿，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看你……”奶奶咬牙切齿，声音里满是恨铁不成钢，“要是个胖小子呢，你就不往好处想。”

“小子当然好，”庆祝叔还抽搭着，“可要还是一个丫

头呢。我都快四十岁的人了，我都……”

“丫头就丫头，你还能把她扔了不成？”奶奶说，“好了好了，你回家把开水烧好就行了。”

奶奶说着，把药锅从炉子上端下来。奶奶端着满满一碗药汤，走进屋。外面天快黑了，屋里更是暗得看不清东西。奶奶把碗放在八仙桌上，站在屋中间愣了一会儿，一是适应屋里的光线，二是寻找我。可她抻着脖子，瞅了半天，也没发现我的影子。

“丫头，你给我出来，你藏也没用。”奶奶的声音如同雪花落进水里，并没有激起什么动静。“跟奶奶捉迷藏是吧？你钻进老鼠洞里我也得把你拽出来。”

说着，奶奶一把拉亮了电灯，十五瓦的灯泡使屋子变得红彤彤的。奶奶转过身，顺手把屋门也插死了。

奶奶鞋也没脱，膝盖往炕沿上一搭，便爬上炕。她看到炕角上堆着一件黑棉衣。她翘起两只脚，膝盖在炕上来回地往前蹭，一边蹭着一边拽起棉衣，可里面什么也没有。她伸手一摸，棉衣里子还是热乎乎的。奶奶扭过头，两只老眼骤然闪出光来，她迅速掠过炕上的炕柜、被褥，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八仙桌下面的那层布帘子上。奶奶似乎看



到那层布帘还在不停地抖动。奶奶冷笑一声，又翘着两只脚从炕上爬下来。奶奶穿的棉衣太厚，怎么看怎么像狗熊那样笨。奶奶站在布帘前面，先是慢慢地弯下腰低下头，接着猛一伸手撩开布帘，可是八仙桌下面，除了两个醉枣的坛子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。

八仙桌上，那药汤上面笼罩着的热气越来越淡了。奶奶盯着那碗药汤，气得浑身抖动起来，她撸一把额头上灰色的头发，便发起火来：“丫头，你出来不出来？你不出来我拧烂你那嘴。”见还是没有动静，老太太便有些伤心了，口气软了，“除了我这个老婆子，别人谁愿管你，你娘学织网都这个点儿了还不回来，人家谁愿管你，你没病没灾的，谁还犯这贱……”

奶奶正数叨着，猛地听到几声咳嗽。声音是从炕柜里传出来的，很低沉。奶奶愣了一下，一步便跨到炕前，这一下可比大黑熊利落多了。奶奶穿着鞋上了炕，两手一用劲儿，把炕柜盖给提了下来。我像一只大龙虾似的蜷在那里，炕柜里放的是麦子，我的头发上贴满了麦粒。奶奶伸进手，准确地薅住了我的耳朵，用力一拧，向上一提，我便嗷嗷叫着伸出脖子，黄灿灿的麦粒从头上不停地往下滚。

“看你还藏。”

奶奶咬着牙，喉咙里发出粗粗的声音，像老猫抓住了老鼠。

“看你还往哪儿藏。”

奶奶显然是被气晕了头，别的话她也不会骂了。

外面天已黑透了。雪似乎下得更大了些，隐隐约约的，它们像孩子似的在窗前跳跃着。

“喝！”

我不喝。我哭。我使劲儿哭。

奶奶的唾沫星子落在我脸上，我闻到一股腥气味儿，可还是一动不动。

“喝呀！”

“就不喝，”我的脖子一缩一缩的，噘着嘴，终于开了口，“这里面有鸡粪，死也不喝。”

“放屁，这是药，这是药这里面咋会有鸡粪？”奶奶急得原地转圈。

“不喝，你闻闻，就是有股鸡粪味儿嘛。”

我捧着那碗，碗里的黑药汤颤颤巍巍地晃动着。灯光好像比刚才亮了一些，外面，雪花也越来越大。可是，我母

亲还没有回来。实际上，我不愿意母亲这时候回来，母亲回来，会使劲儿掰开我的嘴，把黑药汤给我灌进去。

“好，你气死我吧，你气死我看看谁还管你呢。”

“我不喝，”我皱着眉头，“这里面放鸡粪了，我不喝。”

奶奶猛地停下来，弯下腰，灰白的头发落在脸上，说：

“那不是鸡粪，傻瓜，奶奶扔进去的是枣树皮。”奶奶伸出手，摸了摸我的头发，说：“快喝吧，明天奶奶准给你带红皮鸡蛋来，庆祝家又要生了，奶奶还得去给人家接生呢。”

“明明是鸡粪，不信你闻闻。”我说着，猛地伸出两只胳膊，可用力太大了，碗里的药汤洒出来，洒在奶奶两只棉鞋上。

奶奶“嗷”地叫一声，两脚几乎从地上蹦起来，她伸手夺过我手里的碗。

“我就不信这个邪，”奶奶咬着牙说，“我就不信这个邪。”

奶奶说着，一下子把我的脑袋揽在怀里，把碗沿塞进我紧抿着的双唇。我拨楞两下脑袋，突然觉得浑身生出许多力气，一撅屁股从小板凳上站起来，就像一条鲤鱼蹦出